



此村何以摇不动

本报记者 曲经纬

城市副中心近日再度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，而这一次走红的，不是商圈楼宇，不是文旅街区，而是位于宋庄镇东南部、潮白河西岸的一座小村庄——摇不动村。随着数百只来自西伯利亚的银鸥如约而至，在宽阔的潮白河面上盘旋、觅食、嬉戏，这座安静了数百年的河畔古村，一夜之间被镜头、人群和热议包围，成为通州新晋“网红打卡地”。

人们涌向这里，为候鸟而来，为生态之美而来，却在抵达之后，被一个更有趣的问题牢牢抓住：这座村子，为什么叫“摇不动”？名字直白、有力，带着一丝倔强，甚至有点可爱。在潮白河千年水患的记忆里，在通州大地的地名谱系中，“摇不动”三个字显得格外醒目，也格外神秘。它从何而来？经历过怎样的变迁？又为何能在岁月洪流中，始终守住这个独特的名字？

带着好奇，记者走进摇不动村，翻开《通州地名志》，聆听村民口述，拜访研究学者，探寻这座近600年古村藏不住的秘密。

600年潮白河传奇，藏着古村诞生密码

摇不动村的故事，从一开始就和水紧紧绑在一起。通州地处京杭大运河北端，境内河网密布，潮白河更是贯穿南北的重要水系。在古代，潮白河水量充沛、河道宽阔，被当地人称作“潏潏河”，养育着两岸百姓，也时常以汹涌的水患考验着沿岸村落。历史上，潮白河多次泛滥，周边村庄田舍被淹、房屋冲毁的记载屡见不鲜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能够安居、能够立足、能够在洪水中保全家园，是一代代村民最朴素的愿望。

关于村名由来，有一种说法也时常与这样的背景联系起来。根据《通州地名志》记载：摇不动村在明代已经成村，是一座拥有近600年历史的古村落。村落选址十分特别，位于潮白河西堤斜坡西侧一块范围不大的高地上，地势整体高于周边，形状远看就像一座半圆形的窑。似乎正是这一天然的地理优势，让它在无数次水患中安然无恙，成为河畔少有的“安全岛”。

古时没有现代化水利工程，潮白河水说来就来，大水漫堤，涌向平原，周边村落一片汪洋，唯独摇不动村所在的高地始终露出水面，房屋、田地、人畜都得以保全。村民们口口相传：大水围着村子转，就是淹不上来。66岁的村民李大爷，从小就听家老人讲过去的故事。他说，在潮白河缺乏治理的年代，每逢汛期，河水暴涨，远处一片浑浊，村外水流湍急，可只要走到村子边缘，水位就明显低下去，再往里走，院内地面干爽，房屋丝毫不受影响。这种“水来我不动”的神奇景象，一代代刻在村民记忆里，也最终变成了村子的名字。更有老辈人讲，早年地震，邻舍房屋摇晃，唯有村中砖窑安然无恙，“摇不动”的名号就此叫响。

“摇不动”，最原始、最核心的含义，是地势高、地基稳、洪水冲不垮、地震摇不动。在靠天吃饭的年代，这三个字不仅是地名，更是安全感，是福气，是村民对家园最真诚的祈福。

传说归传说，专家考证还原历史本真

关于摇不动村名的由来，当地还流传着一段神话传说，为这个近600年的古村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温情。这段传说在《运河民间故事集》中亦有记载。

早年，姚姓老翁带领家人沿潮白河逃荒，在河畔高坨子上落脚烧窑，后遭奸人算计，积劳成疾去世，妻子也随后离世。其两个儿子外出寻讨公道未归，仅留下女儿艰难度日。后来五户山东人家在此定居，时常接济姚姑娘，姚姑娘为寻兄长，在邻居资助下上路后再未返回，传说她在东大山姑子庙修行成仙，并与河龙王成婚。因姚姑娘念乡邻，每当潮白河洪水泛滥，水流至她曾居住的窑洞旁便会绕道而行。某次涨水时，人们听到水中有人呼喊“到了窑洞啦”，口耳相传中“窑洞”被误听为了“摇不动”。

“这个故事虽然并非历史事实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摇不动村的地名来源，即摇不动来自于‘窑洞’。”通州区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理事、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陈喜波经史料与音韵考证，揭开村名真相。据考证，1939年以前，摇不动村位于箭杆河西岸，箭杆河则为潮白河的前身，村东设有渡口，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往返中朝必经之路，早年由姚姓人家在此摆渡渡生，初名姚家渡。在古音中，“家”读作gu，文献记载遂转为“姚姑渡”；民间口语流转变，“渡”又讹传为“洞”，形成“姚姑洞”；经长期音演变，最终定型为“摇不动”。陈喜波指出，黄河沿岸古渡口“李固渡”即为“李家渡”的古音遗存，可为此音演变提供旁证。

由此可见，摇不动并非因“洪水冲不动”“地震摇不动”而得名，而是源于古渡口的姓氏与语音演变，是运河沿线渡口文化与地名流变的鲜活例证。

曾经改名，“火箭村”改回“摇不动”留住乡愁

在近600年的历史里，“摇不动村”这个名字并非一成不变。它还曾经拥有一个非常热血、颇具时代感的名字——火箭村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全国掀起改地名风潮，很多传统地名被认为“不够先进”“不够积极”，纷纷被替换成带有时代特色的新名字。“摇不动”也在这一时期被更名。火箭村，寓意“一飞冲天、高速发展”，充满力量感和前进感，在当时十分流行。于是，在一段时间里，摇不动村变成了火箭村。在村子改名这件事上，曾从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通州区历史文化宣讲人赵冬雪亦有佐证：“确实有这段历史，不光摇不动改了，我家乡德仁务村也改了，叫胜利村。”她笑道。

名字可以改，乡愁改不了。对村民来说，“摇不动”才是刻在骨子里的根。它连着潮白河的水，连着明代的窑，连着一代代人的记忆，连着洪水冲不散、岁月改不了的归属感。随着时代发展，传统地名全面恢复，尊重历史、尊重民意、留住乡愁成为主流。火箭村变回了摇不动村，这个古老而温暖的名字，重新回到人们身边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如今再提起“火箭村”，村里的老人偶会笑谈几句，年轻人则觉得新奇有趣。

今日摇不动，500人小村藏着大风景

如今的摇不动村，规模并不大。村委会主任张福祥介绍，全村现在只有130多户、500多口人，是一座典型的潮白河沿岸小型村落。村子虽小，气场却很足，历史底蕴、生态风光、人文故事，样样不缺。

走在村里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“高”。600年前庇护村民的高地优势，至今依然清晰可见。村里好几条小路，两端高度差能达到二米，明显呈现“村内高、周边低”的形态。不用讲解，只要走上一圈，就能立刻明白：为什么当年大水淹不到这里，为什么村子敢叫“摇不动”。

除了独特的地形，村里还有一件“活宝贝”——一株古槐树。这株老槐树干粗壮，枝繁叶茂，生命力旺盛。村民说，老树原本长在村中一座小庙里，是当年村里的标志之一。后来小庙不在，老槐树却一直坚守至今，春发芽、夏遮荫、秋落叶、冬守望，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摇不动村人的出生、成长，也见证了摇不动村发展到今天生态新村的历程。

摇不动村村民几百年来与河为伴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日子简单踏实。如今，村子被纳入潮白河生态景观带，河堤河岸持续提升改造，水环境、空气环境、居住环境越来越好，一幅生态宜居的新画卷徐徐展开。每年春天，古槐抽新绿，微风拂过，枝叶轻摇，像在轻声诉说几百年的潮白河往事。

银鸥飞来，生态变好是摇不动村最好的勋章

这一次让摇不动村彻底走红的，是西伯利亚银鸥。每年冬季到初春，大批银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迁徙南下，选择在水质优良、食物丰富的潮白河停歇补给。而摇不动村一带河面开阔、水流平缓、鱼虾充足，加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以来，通州大力推进水环境治理、河岸生态修复、绿色空间拓展，生态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多的鸟类把这里当作越冬地和迁徙中转站。张

福祥笑着说：“现在每天来看鸟的人，比我们村里人多。”一句朴实的话，道出了村子如今的热度，更印证了通州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。

曾经“水来不动”的摇不动村，如今又多了一张新名片：候鸟青睐的生态福地。它用几百年的时间，完成了从抵御洪水的高地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地的蜕变，那份“摇不动”，早已从对抗大水的倔强，变成拥抱自然的从容。

“没想到咱们这个藏在潮白河畔的小村子，能一下子迎来这么多客人，我们既高兴又自豪。”摇不动村党支部书记张雨佳的话语里满是温情。为了留住这“泼天的流量”，村里做了各种准备。

记者现场探访发现，摇不动村远比想象中整洁有序：村口没有堆积杂物，没有灰头土脸的杂乱感，如今，全村污水全部纳入市政管网，村里的道路笔直平坦，两侧车位规范。1.5公里绿道从村西侧穿过，串联起北刘村、师姑庄村；村头公园内，不时有村民唱歌、扭秧歌，烟火气十足。家家户户自觉打扫房前屋后，尽显乡村宜居本色。

面对观鸟热潮，村里快速行动：观景点平整地面、清理碎石，铺设防尘防滑布，设置文明观鸟、爱护动物的警示牌，放置救生圈，配备垃圾桶并安排保洁人员随时清扫。高峰期时，现场有数百人同时观鸟，灯塔救援队出动9人、1辆救护车，村里抽调20余名村干部、保洁人员维持秩序，救护车随时待命，全力保障安全。

记者注意到，观景点所在的潮白河，堤坝正在修建，四层结构初露雏形。这里本就是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一部分，未来将成为更优质的生态观鸟地。

“以前咱村不起眼，很多通州本地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村。”张雨佳感慨道，银鸥带来的流量，让摇不动村被更多人看见。谈及如何接住这份流量，村书记表示，目前首要任务是做好服务与维护，保障游客安全舒适，未来结合600年村史与生态优势完善文旅配套，让“摇不动”的美名长久流传，让古村在生态与温情中焕发新活力。

记者手记

一座“摇不动”的村，藏着通州最动人的乡愁

在通州，地名是历史，是文化，是活着的记忆。台湖、马驹桥、甘棠、徐辛庄、潞城、神仙村……每一个名字背后，都有一段故事。而摇不动村，无疑是其中最特别、最有性格的一个。

它因水而兴，因高而名；有传说的温度，有学者考证的严谨；经历过更名，又坚守住初心。从明代小村落，走到今天的生态网红村，“摇不动”三个字，很短，却很重。它是潮白河的馈赠，是先民的智慧，是岁月的沉淀，是乡愁的归宿。

当在岸边看银鸥飞舞，走在村里感受高低错落的老街道，听村民讲起几百年前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，我们会忽然明白：真正摇不动的，从来不是土地，而是人心的安稳、文化的根脉和对家园最深的爱。风来，水来，时光来，它依旧，稳稳当当，摇不动。

